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二十六

戶部侍郎田雯撰

序

送陸郎中視學蜀中序

今夫學使一官於行省諸大吏居座末詩書文章而外
簿書無與焉甲乙博士弟子而外吏民無與焉曰學使
亦古采風觀俗興隲育才之遺意名綦重矣而事權實
軒輊無足畏故往往為學使之官亦極難然而又似優

於他官者兵刑錢穀之司紛擾掣肘無已時學使為諸生講學擁臯比坐聽事堂以師道臨之諸生左右立明長幼之節習進退揖讓之儀詎不甚快他官各守其疆圍間一來行省謁大吏而已學使則車轍馬足例必徧歷諸郡縣以故山川之勝風土之美與夫前賢陳跡之所未湮沒者莫不搜竒抉隱収之襟帶間而學使之能詩者則必見之篇什形諸咏歌後人讀其詩樂得而稱道之如明前後七子中空同滄溟皆然余昔曾講學於

大江南北矣尤聞山川文章之致唯蜀為最陸子揆哉
以詩人而居是官吾知萬里橋邊錦官城上英辭硬語
駢出橫陳其詩與蜀之山川爭奇可知也同人爭以詩
贈別余書此序之陸子遂登車以行

送馮敬南赴梧州少府序

梧州古蒼梧地蒼梧刺桐花也輿地志無以花名郡者
或以桂或以柳唯西粵有之梧州又其一焉夫蒼梧為
刺桐考陸璣邢昺諸書稽含草木狀皆不載獨見於遷

史虞帝本紀司馬貞補注顧以名其郡也接三湘跨五
嶺勾漏藤江山與水之奧竒枕榔勾芒孔雀猩猩蚺蛇
物產之怪異為桂柳諸郡冠昔元結在春陵時往來衡
湘間去蒼梧非遠實未嘗一經其地至所作欸乃五曲
則有云煙雨楓林雲山韶濩為虞帝吟歌似流連徃復
於蒼梧陳跡者谷永陸續輩曾官太守竟寂無所聞落
落上下千百年蒼梧之待其人以傳亦審矣夫地以其
人傳也宣城永嘉柳州數君子大槩以文章著若以蒼

梧之山水物產為耳目所不習覩誠有酈道元之所未
注爾雅山海經之不可備載者而一旦過嗜古矜竒淵
通能文章之士有以揚扈風雅而駿發其聲華則刺桐
花郡並以人傳而况政績之必卓有可紀乎馮子敬南
名壅山西代州人以戊辰榜名進士初任中書舍人外
除得是官余於其行也書此以導之

某大中丞壽序

我

皇上垂衣三十一載元默湑灘大司馬中丞某公撫東
四年政成農安於野旅悅於塗士恬於禮樂詩書歲屢
豐麥兩岐五風十雨物阜民饒吏澄盜息東之人逃者
邇者耆者倪者熙熙樂太平化行俗美一變再變至於
道齊魯大治當成周時分茅胙土與虞廷之咨岳牧無
異尚父以開疆偉績封於齊錫之山川大啟爾宇則以
周公元子封於魯蓋視齊魯綦重也自輿地論之無棣
以北穆陵以南營邱即墨斟鄩牟子之國延袤數千里

表大風者齊也龜蒙鳧繹澹臺單父之間鄒滕邾莒河山襟帶綿亘乎趙齊魏之域者魯為大自人心風俗觀之魯尊尊親親懿典昭垂千百世不敝猶有周公遺風治之似易若夫齊急功利喜夸詐車擊肩摩鬪鷄踴躍其人佻闊足智好議論久之習染澆俗為治較難尼山所以有至道之訓也今

上神聖慈仁子養億兆人庶慮四海之內一物不獲其所於齊魯一省

宸念倍殷撫治必得其人爰咨我公以股肱大臣開府
東土亦猶周之用周公尚父意也公在朝四掌上卿一
總國憲雙藤倚於戶外百職肅於崇班嶽嶽風裁功業
光炳史冊故一出而治齊魯也無難甫下車首擊豪奸
翫蠹威名赫赫所至雷動草叵聞風警服地方數大政
次第舉行如慎刑弭盜清稅詰戎減租賑饑禁私派革
耗羨興教化培士氣釐隱佔之弊嚴詭寄之條均絲役
之額定編審之法無不條分縷晰綱舉目張而其大者

積穀一事東之人豐不知撙節也過水旱家鮮儲蓄也
百姓根本之計莫先於此

上宵旰精勤惻然者久之公勸輸之䟽與九重愛民之
至意有合古常平社倉無此明且備也朱子富弼諸人
無此篤摯周詳也公宅心真誠從前禱雨祈年捕蝗恤
災感無不通常於清夜焚香告天又為文以昭告泰山
之神翼翼懇懇無非為民請命以上報君父

上至聖極明深知我公特加眷注

主臣一德如古之稷契臯伊焉公平時垢衣糲食儉以自奉見者歎而竒之公曰惟吾民之衣食豐贍他所弗計也餽遺屏絕始終不渝飲七十二泉一勺水而已公之廉如是明湖澄波華峰孤月不足擬公潔操矣是以政成之日清靜寧一勿事苛察不復輕言興革以杜紛更雷霆既鼓風雨斯潤齊魯所以大治也余在黔亦膺聖天子封疆之寄聞公行事濯磨砥礪日以為楷模而則效之得公一二端以治黔而黔亦治無如才畷德薄

未能少荅

主恩副僚友之望也余則媿矣東之人快覩公之政成
齊魯大治逢公崧高之辰山衢澤巷閭閻婦子無不手
持瓣香環跼戟門以為公壽余則偕官斯土者百爾君
子歌江漢之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虎拜稽首對揚
王休當亦與齊魯編氓同聲誦禱無溢辭也

王少司農壽序

周詩卷阿之章召康公作也宣王時申伯封謝仲山甫

城齊尹吉甫皆有篇什以贈送之夫游歌矢音颺言之體美矣尹吉甫以內史文臣最善聲詩故有孔碩肆好穆如清風之致由是觀之從來者德世族為名公卿學士大夫未有不以文章擅長者蕭曹房杜非不功業卓犖而文章無聞焉賈董枚馬李杜之流文章光焰萬丈至其功業爵位天若或靳之以此識兼者之難然而尹吉甫之作詩也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仲山甫之能文章可知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蓋其人詩書學問之

氣深立朝風節自不屑與庸流伍如是則文章所關獨
重立言固不在德功下矣少司農王公鍾瑯瑯之奇門
地峻越而以東國海岱之勝槩發其光華操

熙朝文章之柄橐鞬壇坫者垂四十年天下皆曰阮亭
先生雖其齒甫歷甲子未遽稱皤皤黃髮而天下之士
尊之巋然古魯靈光焉夫唐之以文章名者莫如韓愈
當時詞人才士擔簦負笈遊京師必愈為之延譽公卿
以成名寒蟲之號可聽長鬚之奴有咏即孟郊盧仝輩

皆然先生則今之韓愈也士之間竒而來者立先生堂
下一聆先生謦欬無不蹶然色喜而去先生平日於人
才消長之故風雅得失之林拳拳有深情焉故出其剩
馥殘膏以沾白來學不薄今人愛古人仁人長者之道
也蘇軾以文章名于宋史稱黃秦晁張遊於其門曰四
學士後復益以陳師道李廌為六君子夫六君子者飛
揚跋扈各矜著作之雄才雖坡公虛懷折節亦嘗自謂
詩效庭堅體而六君子之北面以事眉山則一也余荒

陋無學於先生分屬猶子受先生之教殆二十年竊嘗
自附於蘇門六君子之列第不知先生於豫章淮海濟
北宛丘後山陽翟諸人位置小子何等也以故世皆謂
瑯琊之門墻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矧世際休明先生學
問經術冠經筵講幄之班以其雷琅之制作上之清廟
明堂視古名臣奚讓哉我

朝由他官改翰林者不數見有之自先生始先生遭逢
右文之日膺

聖天子特達之知洵為異數嗣是官大司成宮詹學士
御史中丞歷少司馬進少司農位日崇名日尊顯而先
生處之澹如也晨夕寒暑手一編以自娛抽豪則風雨
爭飛動操則衆山皆響余嘗於退食之暇挾詩文以造
請於先生見雙藤倚戶外無車馬喧聲登其堂先生在
焉含英咀華睟面盎背談古人詩文源流所以然者往
徃不倦間命侍者煮密雲龍以餉余當其神解契合相
視而笑忽如置身丘壑素心晨夕忘其久客京雒中也

余每歎數年來肩踵里巷駟僮市兒以勢位相傾軋者
令人錯愕咋舌踉蹌辟易先生處其間薰蕕不同杓鑿
莫入亦暴難矣而先生自若蓋其抱德煬和優游蔗境
眎橫目二足之徒如腐鼠如虛舟庸何傷焉先生每遇
集議大事侃侃正論片語輒中肯綮嚴正不阿之槩抵
牾易滋世之飲狂泉者烏足以知先生無足怪也詩所
稱柔亦不如剛亦不吐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政先生之
謂矣今夫黃茅白葦銷歇無餘而蒼松古栢之貞榦輪

困離竒其高在山其蔭若垂天之雲銜銜熊熊形全而
神固所謂仁者壽非耶先生方將以耆德名臣進為公
孤退為更老叅密勿而備典策當前之領度支不過一
劉晏韓滉之能事詎足以量先生哉懸弧之日諸君子
結駟造門褰鞞鞠脰次起前為壽以余事先生久屬余
以文章進一觴若侈陳祝釐之浮辭猶拾藩耳余所不
道也

慎刑纂要序

自刑名之學創於申韓而秦以法吏為師慘礪甚矣漢
蕭何用李悝法經六篇增而為九叔孫通又增為十八
其時禁網疏濶蓋庶幾古慎刑之遺意至趙禹張湯輩
出深文舞智乃增定律令為三百五十九章此太史公
酷吏傳之所為作也夫湯少時鞫鼠一事天資刻薄已
胎於此說者謂孟堅與其裔孫純同時遂拔湯於酷吏
而別置之以為史法失實顧余按漢書湯傳全襲史記
未嘗少有裁損即其於趙禹朱買臣傳中又復連類及

之讀者往往疾首蹙額以湯為酷吏之尤然則湯為酷
吏雖以孟堅欲稍為之諱不可得而其子若孫四世顯
貴究亦不能掩乃祖父鍤薄之行將世之甘為酷吏而
不卹者夫亦可以知所鑒矣徐君文青才優而學醇當
世之循良長者也為秋官郎於三尺竹簡研討有素會
詔修律令大臣交章薦之俾司其事君襍被一肩隨二
三奚奴偃棲古佛寺中晨牕夕燈積歲月以專為之復
撰慎刑纂要一編嗟夫君亦知刑之所以不慎乎呂刑

載五過之疵於後世流弊言之綦詳然余謂此類之害
慎猶其尠小者惟律與例相軋而弗合則主讞者徃徃
畧律從例一或不慎爰書不可復問矣易曰君子以明
慎用刑而不留獄周公之告成王曰茲式有慎以列用
中罰彼酷吏之敢於周內羅織弊正坐於不慎故耳君
以慎刑名其篇則必為解網毋為束濕必為祥麟威鳳
毋為蒼鷹乳虎使司刑之署得君數輩落落參錯其間
為萬物吐氣其於酷吏之慘礪少恩庶有豸乎

蕭氏族譜序

譜牒之興宗法廢也古五宗之制莫之考矣而見於禮經則惟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若傳所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晉以十一族絲聯珠貫葉布條分世次明而昭穆辨非宗法之大槩與自宗法既廢而叔族之道不行甚至時代荒遠或并忘其姓之所自來者於是譜牒之書出焉所以救其失也墮子孫之所不得已也豈曰叔族之道遂畢於是說乎竊嘗考之譜牒之書門族閥

閱鋪張失實其言之信而有徵者如賈執之姓氏英蹟
譜摯虞之族姓昭穆紀劉子玄之家史柳芳之宗正譜
是也諸書繁簡不同大抵詞旨典該條理井然而不紊
後之作譜牒者踵而學之韓坡深明其大義纂為是編
大宗小宗準乎禮昭穆官爵根柢于左氏世系年表則
又規摹乎龍門之史以通經服古之才而為水木源本
之論宜乎其有合也夫古人之收族也立廟于宗子合
食於宗室所以安祖考而廣孝思親親故尊祖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收族為大夫有家者言之也蕭氏代有聞人官爵稱大夫者世且數見以族譜而復宗法所關最鉅吾知韓坡孜孜矻矻深長以思非徒效潘岳之文章首誇家風陸機之詞賦侈陳世德已也余故序作者之旨如此

陶菴年譜序

順治丙戌進士李陶菴先生年七十有五一日攜所自撰年譜一卷過予予受而讀之而歎先生之不遇於時

為可惜也均之為進士上則官翰林廁身承明著作之
庭揚抗風雅與東馬嚴徐相頡頏上下次之為御史諫
官議論政事得失聞之者畏其風裁下而外官邦伯監
司二千石各舉於其職秩滿歲遷亦不可謂不榮獨先
生以入洛之年即成進士除延慶州牧數月改茶陵未
任調芮城令所至聲譽日起剡章屢上事跡表表可紀
前後廩二年遭寇變飽歷險艱擯斥以終老何其困也
余初官京師為中書舍人時有先生同年食大官俸朱

輪華轂出呵殿辟易道上如神人者其人庸鄙無可畏讓踞得為之地偏能摧抑人才士之賢不掃其門者輒冒嫉傾軋之不已設以先生而居是位所為必不如是惜夫先生之文章道德才地經術迥出流輩為丙戌榜躋通顯者所不及而顧使之淪落不偶是亦世道之憂也按年譜所載其記蒲州之戰尤詳當姜瓖之叛也城亡與亡不難以張許自處然無裨於民人社稷不如秦庭一哭覆楚復全故身經百戰乞師以滅賊其功甚偉

乃格於苛議而終褫其官當是時為宰相操用人之柄者亦不聞錄其績白其事上之當宁先生所以撫膺太息多不平之憾也宜乎年譜中形諸篇什如燕趙之悲歌蛾眉之曼聲雍門之響荆山之泣也大抵士之不遇坎壈纏身徃徃樂自述其生平以抒寫其牢愁騷怨之致而不可泯甚至有行吟澤畔仰天嗚嗚而痛哭者此年譜之所以作也故及其老也或棲心禪悅或放情糟丘必有所托以逃自號陶菴蓋用以解嘲吾知非先生

本懷然也陶菴之弟星來先生與先生同讀書同起家
進士同仕晉陽罷官以歸跼伏林泉中四十年自幼至
壯以老無不同里閤人士與夫四方交遊名卿大夫稱
南北二李是也陶菴居南巷星來北巷故稱之擬之機
雲轍軾弗愧也其不同者先生謙抑自下器量沉靜汪
汪若千頃波藹吉之氣發於眉宇星來先生則嶽峙磊
落俛眎一切疾惡如仇不屑與齷齪伍每好談古今事
效枚生七發縱懸河之辯戊辰年卒其人皆可傳故附

及之如此

祈雨書序

余撫黔之明年歲己巳七月不雨乾封繆繆憂之先是
思州守王君民皞錄董子春秋繁露一書寄余言求雨
罔弗應因倉皇馳吏凡晝夜三百里檄之來以試其所
學王君至設壇西郊齋祓治事一倣繁露所載例七日
果雨余灑然異之知其學非無據王君亦自以其言之
有徵也刊其書欲廣行於世余按董仲舒少治公羊春

秋下帷講誦生平所撰著大抵明經術切當世之務玉
杯清明竹林諸編十餘萬言不僅繁露一書也惟其學
本春秋也故三策之對於天人陰陽之故反覆開陳武
帝重其人凡治申韓儀秦之言者悉罷之亦以任德不
任刑稱其學之醇耳如此則術數讖緯災異占驗之紛
紛宜為董氏所不道矣而繁露一書於求雨特詳似近
於誕夫雨果可以書求也桑林之禱六事自責未聞其
襲撫何書也弘羊之烹卜式不為多事乎夫仲舒之傳

洪範也以五行五事連類以從雜引春秋經傳班固五行志引斷考證謂非公孫弘歆向父子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及然其說稽之往古而多踈驗之將來而不應後世學者羣疑之疑其蠱談涌辨穿戶鑿牖與夫術數讖緯災異占驗之家無以異况乎繁露十七卷其詞俚其義淺新安程氏以為必非廣川本旨即漢書仲舒傳亦云求雨閉諸陽縱諸陰顏師古注為禁舉火水灑人之類與王君今日所為大相脗合然究未

嘗指定繁露一書為如是也豈非孟堅之略歟晉葛洪西京雜記云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作春秋繁露漢應邵風俗通義武帝迷於鬼神信越巫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之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巫遂死皆事之無可稽者子不語怪力亂神而謂仲舒語之乎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而仲舒獨不以為然乎或者廣川本書散失無存後之學者揣摩繁露之大義而傳會之為求雨之一術如新安程氏所辨云耳雖然士君子

自束髮受書即以利民濟物為期亦顧其事之合於道與否苟其足以利民濟物則泥於古而行於今與夫變乎法而達於事何不可者大易為卜筮之書而深求其理無不明周禮乃致太平之書而誤用於人則釀害此讀書之難也禦大災捍大患救天時之不常鞠哉庶正疚哉冢宰側身脩行以挽回天變又治民者之責也王君才優而志潔學粹而職修治行為黔中最縱不假繁露之書以求雨雨罔弗應他人治行不逮王君雖百其

書恐亦莫之應也雨不應而咎書之不足信且從而訾
詆之其不足語於仲舒春秋之學也亦大可歎矣

痘疹全書序

醫之為道可學乎學之弗至不如其勿學也長桑君之
異司馬遷以為非人扁鵲倉公亦曠代而不一遇其道
誠難而世之僉夫下士偶自涉獵方書鱗次草木蟲魚
金石諸物為謀身之一術費人之譏所由來也夫見垣
之旨微妙入神不可得而傳矣淳于意論藥甚精非咄

嗟可辦今之人昧於其故若夏蟲之不可語冰而乃以庸手司人之性命貿然弗顧良可畏也本草一編舊說為神農所作漢藝文志亦所不錄皇甫謐葛洪陶弘景孫思邈之徒註釋而附益之世遂以為可遵無疑即內經靈樞素問金匱玉函與夫桐君雷公岐伯之所撰紀散逸漫漶已非原本半出於好事者攬拾補綴之詞而亦莫不祖述之無復有叅訂明辨之者前人所云一物也生於彼者與此不同得於秋者與春有變離其本土

則質齊而性舛垂於採摘則物是而人非名實既失寒
温多謬况乎以蘭花為蘭草卷丹為百合此寇氏衍義
之踈謂黃獨即鉤吻朮草即山薑乃貞白別錄之訛學
醫者詎可讀爾雅不熟為螻蛄所誤哉即論藥精矣亦
未可泥古方而用之蓋分兩銖寸之衡今古殊制晉杜
預所以致詳也醫之難如此無已而思學之勢必博極
羣書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可以婉張華之淹通而笑嵇
含之簡陋矣又得長桑君公乘陽慶以為師討習十餘

年市肆質不敢用不得不為採藥之行裹糧萬里足
跡所至遍歷九州四海名山大川貯之青囊而返而復
構室巖穴刀圭操作再數年而後出試其術以為活人
之具如斯可為善學醫者矣不然淄澠之水何以辨車
脚之味何以識今之為醫者余不知其肱之曾一折焉
否耶昔越人稱為良醫隨俗多變西入咸陽聞秦人愛
小兒即為小兒醫今痘疹全書是即越人入咸陽時所
訓著者楚人萬全得之以傳於今或曰痘疹始於光武

建武八年於前無之則此書必後人所作嫁名於扁鵲者要其為書固不可沒云

長河志籍考序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詩言之矣余情結牢落景入崦嵫
惓言鄉國俛仰興懷披閱殘志但成悵恨錯舉則紛選
而無倫雜述亦糾纏而鮮要方鑿圓枘鉏鋸難從翔鳥
遊魚蹉跎不狎因之周流輿籍詳觀圖謀逋髮搦管鳩
集斯文語有背馳取其長而委其短事多疊肆筆其一

以削其餘撫英略穢彙聚類分飾以藻采學彼駢麗敢
云唄飫膏液咀嚼英華摯虞小生之譏庶有豸乎然而
離寒歷暑銷燭研露何當措翰使復覈精縱或鼎新乎
已意亦豈遠詭於曩聞猶之齊丘攘化書于譚子郭象
竊解義于向秀也然而為茲編也柴桑有情秋鱸堪憶
藉以釋我胸春代樹萱蘇豈謂藏山之名播于士林哉
冀鄉之耆德英彥補綴周備尤其幸焉揚銜之伽藍之
記孟元老夢華之錄大略可觀矣

家譜序

家譜之作有繇來矣蘇洵云親盡則塗人本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愀焉軫歎譜之所以作也子孫雖愚過先人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追泣者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返始知其身當知身之所自出知奉其身當知吾身之所同出知先人之德曷當世澤貽祚昆而為之闡之揚之搦管聯冊長留天壤其作譜之義乎小子伏深慚悚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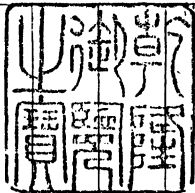
流戀念撫今鏡古條縷析辭載考執虞之族姓昭穆記
賈執之姓氏英賔譜孫秘之尊祖論世錄裴松之之家
記令狐德棻之家傳摹其規略釐訂流傳史家自序遠
謝于孟堅家訓攸垂竊淑于之推譜之作也顧可緩歟

古韻叶考序

韻必叶乎以今韻讀古詩則叶焉讀明為芒讀馬為姥
之類是也韻不必叶乎以古韻讀古詩則已焉家本讀
姑旂本讀斤之類是也攷前代藝文志晉之呂靜魏之

李登齊之周顥書無一存沈約四聲流傳賡本司馬孫
恂襲唐韻而更廣韻之名平水劉淵併原韻而立韻畧
之說後之學者如浮溟澗罕有津逮者陳第毛詩古音
考蓋主于無叶矣獨不慮古學鮮聞六書弗講形聲孳
乳五部兩界之間不已難乎余同年張晴峰先生博極
羣書網羅曩代凡夫三蒼爾雅易象離騷石經太玄大
禹岫嶺之碑周宣岐陽之鼓下槩宣和博古圖薛尚功
鼎韻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摭輯諸家以成古韻叶

考一書贍該詳明陸離典雅當代古處之士其誰不薰
班馬之香而上竒字之亭也耶邇來著書者夥矣楊新
都所云談性命者不過剽程朱之蕩魄工文辭者止于
拾史漢之聾牙先生之書實有裨古學非淺雖然爰歷
之章凡將之義讀之不可不早風俗之通蟲魚之註辨
之亦存乎人先生以余言為何如也



古歡堂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歡堂集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履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蓊

謄錄監生臣孫鯤

謄錄監生臣姚希慶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二十七

戶部侍郎田雯撰

序

試牘序一

余來江南蒞事於庚申之九月告竣於辛酉之七月故
事學使報政視計吏余承乏前使隘於期日於是奔走
大江南北間回復往來塗更水陸計里一萬有奇歲時
乏有事行省者不與焉校閱之勤凡十四郡四州諸生

計卷九萬五千有奇漏下四刻即束帶坐堂皇放諸生
入次第受卷為之點竄而甲乙之夜分篝燈申旦不寐
於是寒則手足凍皴夏則蚊蠅交嘬飲食失節寢興易
宜徃徃成疾而一切案牘吏事不與焉其為勞且煩如
此昔柳子厚送韋七下第言有司一朝受千萬言讀不
能一二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
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余嘗深歎其言為之推跡
其弊大抵好逸而惡勞凡在官者皆不可而學使尤甚

蓋米鹽錢穀簿書之會有司漫不孰何不過米鹽錢穀簿書之失知而改之亦須旦暮頃耳若學使不訾省事則妍媸眩於前去取亂於中是非喪於外雖欲自悔其所為而士子已傳誦揣摩積為風氣不可復改此昔人所以致憾於文章也居官來時誦其言自謂慎毋類是然彼時卒卒未敢自信也今既竣事居句曲署門庭蕭然賓客罕至吏人亦稍稍遁去因得靜坐一室讀書其中取向時試士錄披閱之輒欣然有當於余心者嗟夫

人之牽引世故昧輕重之衡則始信而終悔者有矣惟處靜以觀動居閒以窺冗而後得失辨焉而今而後庶幾可以無悔矣因復重加刪選載皮家塾以示後人之從事制義者且使知余一歲來營營劫劫不為徒勞也若云振頽靡還大雅則余謝未能矣

試牘序二

昔歐陽公與荆南樂秀才書曰僕於時文天姿不好而強為之然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余始讀

其書而疑之以為公之文章固以浸淫乎六經齊眉於
兩漢矣意其是非取舍當必卓然自異於世俗之外而
顧以順時俛仰期之後進得無其謬論與既又讀其序
蘇氏文集也謂天聖間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
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相誇尚天子患之下詔書諷
勉學者以近古其風始息余乃曉然於公順時之旨而
嘗執是說以衡今之文蓋時文取士前朝沿習二百餘
年歲久弊滋為浮薄於是束書不觀之徒揣摩聲句以

投時好當此之時侈談六經兩漢之文以求合乎有司之繩尺固知其格格不相入也我

國家統一海內首崇儒術鼓勵天下天下曉然皆知聖賢仁義之說文章授受之源耳食剽竊爭以為羞而學者猶然守故習事穿蠹則其疾於時而窮於遇也不待問矣余之奉命來江南也先集江寧鎮江兩郡士而校試之告之以是說兩郡之士翕然信余言而不疑也磨光濯色出其所有以爭勝於古人庶幾歐陽子所謂順

時者與夫兩郡可信則江南之士皆可信也倘由此而
十二郡之士皆如兩郡之信之而暴練緝織之不已則
其去六經兩漢之旨渠為遠哉余故取兩郡之文拔其
尤者付諸剞劂使十二郡之士慨然有所興起焉

試牘序三

自江而北郡之隸江南之行省者揚為大直揚之西淮
為大其地襟河帶淮以屬之海而中多名山勝地怪偉
奇絕之觀其所有則魚鹽菱葦果蔬水產之良甲江南

而餘及於旁州他省故其人多安樂無事不艱於生得
以其暇治詩書挾筆墨以著籍乎學宮歲之試有司者
率常千餘人而掇科第官中朝者前後相望其文章馳
騁瞻逸之工亦往往傳之四方蓋自昔而然矣邇歲以
來江南旱澇不時而河淮相繼為患潰決四出田疇屋
廬漫漶不見蹤跡民或編茆以居或漁水以食或攜妻
孥乞食道上蓋數百里皆是也於是

天子累歲發大司農錢戶賜家給而又詔河渠大臣察

民所最患者設為隄防以時巡視發卒數萬塞河決使
者日夜率官吏督使中程而兩郡之士亦時有負薪以
從者宜其愁居怵處無暇盡心於文字間矣及余之來
見其人皆聰明樸茂進退揖讓盤辟甚有儀見其文章
刮磨時習證據六藝甚有體而可觀也豈非俗化之美
累世不變而士之篤於自修者雖歷饑寒困苦而終不
一動於心改於其昔耶夫然則

聖天子所以涵濡長養拊循其人至於如是者殆非一

日之故矣夫宣

上恩德以鼓勵好修之士此學使者之責也故於其文之首而序其大略如此

試牘序四

今年春余渡江至滁自滁至安慶凡四郡而次第試之得士數十人得文數十餘篇付諸剞劂而序以告之曰余嘗考古今圖記江淮間號為三楚楚故都壽春其地北走齊魯西出三晉南通巴黔東瞰大江而彭城淮泗

陳掾其間所謂四塞之地楚以是四出爭長中國中國
常避其鋒自後每遇兵爭而三楚間徃徃先有事至元
晚季郭子興孫德崖先陷濠州劉福通據亳州徐壽輝
自襄陽出兵爭安慶與余左丞闕力戰經年及明高帝
崛起和陽入建康還徇濠毫又與陳友諒張定邊轉戰
潛山江州間閱十數年而後定一時以武事立功名封
侯王者多在四郡之內故其風俗好濶達矜懣伎尚氣
任俠不為握齟荷禮即有治詩書守章句不過取科第

而止未有焯然暴著如古人者故終明之世三百年而四郡迄無聞人蓋其漸摩濡染習以成俗非有聖人出莫與易也哉

國家誕受天命以有天下天下頓首請命無敢憑恃險阻椎剽作姦於是不用兵革而晏然無事者二十年至今

天子海內益臻乂安於是專以文教為務念江南三楚間累代重困於兵加意拊循其民而大臣官行省治其

地者又能宣布

天子德意磨揉遷革使趨於善故今江淮諸郡之人皆得化其雕悍武健之習而以儒術進其魁壘拔出者以文章經濟為

天子佐理侍從之人次亦挾筆墨入學宮以擬合乎天子之尺度若數人者可謂有志之士也與然余懼其怠而忘所自故為原本土風推崇

聖朝德意以告之俾其人有所興感而無怠中止將見

四郡之士道德明秀蔚然為邦家光不徒變化其俗已也

學政條約序

附十五則

江陰示諸生

從來建學所以明倫儲才在乎立教故風厲習俗振興
文事皆學使者之專責也今

天子宣德意崇教化念江南為人才地寄任匪輕慎簡
在廷使往視學遂詔大臣共舉三人於是使者之名謬
登啟事

召對至再特荷

上知來蒞茲土受命之日且愧且懼不知所為退而自
惟使者自束髮受書即補郡弟子員其中甘苦得失固
已徧歷親嘗今日備官而忘之則負愧滋甚使者所以
俛仰今昔洗心自矢以教爾多士也夫人才之生廣矣
求才於江南不啻挹水於河取火於燧矣使者何敢有
菲薄爾多士心但以士行之衰已非一日後生耳濡目
染轉益流宕無復名檢而時文俗學又足以錮蔽心思

遂使六經昧其章句子史迷其字畫即有一二學臣用意振興多士又復眎為具文恬不思改

朝廷之上亦有知其失者故特簡使者來儻使者沿習故事錄錄無所發明俾爾多士實行無聞問學衰落將謂使者不教使然此又使者所大懼也故先折衷前賢斟酌微尚釐為款則十有五條冀爾多士捐去故習與使者更始使者所以報

天子知遇之恩副大臣推舉之意俾東南風氣蔚然為

天下先咸於爾多士是望多士其敬聽使者言勿忽

一則

從來秀才一科原以待非常之士魏晉間尤重其選
在九品中正之上有司奏舉不稱者坐之唐則用以
名鄉貢進士迄乎近代郡邑弟子皆得謂之秀才而
第其高下特命使者主之其學業則責之郡縣博士
有司不得過而問焉可謂重也已乃者近歲以來秀
才入長吏之庭胥役得以罵詈之令丞得以榜笞之

井里小人得以揶揄而耻辱之又何其輕也豈風氣之變日趨而日下與將長吏之折節下士聞於古而不聞於今歟抑爾多士束修自愛不及於古有以自致之也夫人不盡君子未始不知君子之可尚也人不盡免不肖未始不知不肖之足惡也多士果以孝弟自勵廉節自將行詣學問斐然為儒者宗則有司將表閭之不暇而何輕之敢如其不然直是井里中寡廉鮮耻之徒耳而猶趨走郡縣之庭踴僂吏胥之

側雖其父兄族黨亦將深惡而擯斥之又何論於有
司也多士當顧名思義求所以副秀才之實而為自
重之事此使者所重望於多士也

二則

聖蹟精義具在五經其日用之切於人若布帛菽粟
之不可離矣然漢儒掇拾於秦火之餘其功似難而
經術綦盛今人表章於全盛之後其力似易而經術
反衰使者嘗竊思其故矣漢之學者於五經專治一

家後先師承井井不亂至於章句音釋皆有傳授故其守也固其得也深措之事見之言者無非是經所以稱盛也晉宋之際經學失傳師承無自其後又復崇尚博綜不屑端守一家故或擇而不精語而不詳而經學衰矣至宋儒始領獨得之解洗訓詁之陋迨元明而師承復亂今則等五經於陳言矣三傳三禮不識其異同今文古文莫知其真偽即有一二秀出之士慨然思古其誰與取正哉蓋天下之無師久矣

學者當師古人多士自入里塾各有所習之經惟須
專精一力博採諸家之說而約守之深之為性命淺
之為文章大之為禮樂政事天文地理經世之業小
之為山川草木官名象數車服之類無不究其本末
晰其異同而後更治他經互相證據則所得自深是
即爾多士之師也使者將於四書文字外各以五經
疑義設問以觀所答多士毋漠然置之

三則

經學既明次及史學史學之難昔人固嘗言之然非獨作史難也即讀史亦難蓋史家牢籠古今冥搜百代能使所書之事與所書之人是非善惡了然於心又復折衷古人發凡起例故其去取有法詳略有體然而立言之旨引而不發或一人事跡互見他傳或一事得失旁證他事故離其篇什不能尋其脈絡摘其章句不能得其精微豈知班馬何以異同陳范何以詳略新舊唐書何者為劣歐陽五代何獨為工宋

史何以見譏于前人金史何以偏高於後輩縹緗堆
案徒為引睡之媒卷帙盈前亦止障風之用故曰作
史難讀史亦難也昔者司馬遷嘗言之矣曰好學深
思心知其意夫如是則二十一史前後貫穿乃能曉
然於史家精微脈絡之所在而可究其得失辨其體
例始為善讀史者耳多士研習八股豈暇旁及然不
如此不足以言大儒而於五經四子之文亦全無所
發明矣可不勉哉

四則

五經四子傳注諸書不下數百家自馬鄭以後孔氏
羅之注疏自程朱以後明儒纂之大全矣惟朱子集
注其所自訂立言尤醇近日功令遵之宜矣然微言
未絕學士心思日出而日新其間議論亦自契合在
讀者之會心何如耳安可盡置之不觀耶朱子之書
或問最精向來止有大學中庸二書論語孟子近日
始有刻本所載蘇文忠之說皆人所不經見而大全

語錄有與全集問答諸條微不相合者至於諸家經解皆足發明朱子微意若信之而近於執與棄之而傷於固豈為善讀書者哉多士果能無悖朱注不妨旁及諸家博觀而約取之自然更有會心處也

五則

古人讀書作文必先立志須為古人毋為今人為通儒毋為俗學此志一定則是非取舍便能自立於流俗之中一切榮辱得失不足以震撼其精神胸中廓

然無復一事夫然則見之明見之明則守之固守之固則積之厚積之厚則其發之也沛然而有源鬱然而有光以此為古人為通儒不難也今士子自幼學以迄白首其志不過拾科第以自豪耳故其所守者章句所習者時文所趨者風氣宜其齷齪寡昧不能得當於有司也幸而得當於古今文章經世之業全未夢見每當一大事遇一疑義則舌橋口呿如墮雲霧顏之推所謂有識旁觀代其入地非使者所望於

多士也

六則

其次貴乎有識夫識者所以馭駕古今揮斥八極豈可於語言文字求之哉今夫百物皆資之市者也而所以市是物者必於家焉取之苟徒手而入市則雖琳琅觸目流離璀璨雜陳於吾前者舉非吾物也今之五經子史百家之書亦猶百物之陳於前爾多士將何以取之耶其毋乃徒手而入市者也彼雖盡讀

五經子史百家之言猶之未嘗讀也惟是好學深思則神識所注表裏洞徹舉凡五經子史百家之書皆為吾物惟吾所取之取之經可以植其根也取之史可以落其實也取之諸子可以暢其流取之百家可以極其變也總羣言於一至挫萬物於筆端乃可以言文章矣

七則

文章無奇正濃淡要於各自成家則無雷同無勦襲

而後可以抒自得之心思發獨見之議論此古人之所以傳世行遠也自揣摩之術興而士無實學於是循有司之尺度貿貿然句摹而字擬之一科之房書甫出而前科之文已束高閣一學使之試卷初頒而前使者之文等諸涕唾卷舌同聲擬足並跡蘇子瞻所謂彌望皆黃茅白葦真堪發一慨也多士不觀諸古人乎古人之文傳于今者有一言半辭相雷同勦襲者乎多士但須窮探力取則古人同異當實見其

獨詣處而多士之所以自處亦必有道矣韓子曰自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多士毋以不能自諉也

八則

八股沿習三百餘年其源流正變固自了然試為多士約略言之明初風氣始開文近訓詁乃有直寫集注語成篇者至王文恪而能自出機法準之古人其變化離合駁駁乎昌黎矣荆川紆餘頓挫幾入廬陵

之室昆湖深沉溫雅酷似南豐方山出入經史其陡
健直逼臨川後人尊此四家號為文章正宗洵不誣
也震川本文格之派而出入於唐宋大家其說理則
程朱也其行文則曾王也體大思精詞流氣達真制
義中之豪傑矣思泉文近昆湖而加以昌明博大
臨川取材晉宋標其名理復所獨領微言超然自賞
雖源本四家而體裁又一變矣自時厥後作者不一
而其穎然邁於衆人者若金正希之精深陳大士之

雄健包長明之雋永羅文止之澹宕黎左巖之幽曲
楊維節之岸異愈變而愈竒矣多士須別裁偽體擺
落凡近於古人中別尋一位置地使者所極賞心若
徒拾其牙後慧又使者所必黜也

九則

文家工拙原不以得失論然先輩於場屋之文輒預
處其名數之先後不失累黍夫豈有異術哉見理明
而自信篤也今人奉一家言規模近似工者不知其

所以工也拙者不知其所以拙也夫彼不能自信而欲人之信之有是理乎然所謂自信者又非師心逞臆之謂也必於平日讀書時澄心定氣與古人相參吾之於文能馳驟上下如古人之雄健否能證據經史如古人之典則否能變化任心離合匠意如古人之法度否必使精神識力毫髮無憾而後自出手眼獨往獨來與古人相上下則雖百世之遠尚可信其必傳區區過合似又不足道也

十則

自古文章皆人之精神所造其用功深者其取名也
遠非有一定之格也昔李學士懌曰吾少時舉進士
亦偶然耳倘今復試禮部未必不黜安能為天下英
俊作準格乎古人若此使者亦何所言但以平日讀
書之自得者與多士略舉大槩如此多士其善會之
毋膠柱鼓瑟為識者所笑也

十一則

文社之興始於明季其初自一二薦紳先生聚徒講學日以寢廣而依附者遂借以求名於是入者謂之同類出者謂之匪人而朋黨之勢成矣朋黨既成則朝廷之上彼此相傾至於顛覆而不悟論世者所以慨焉三歎也今

朝政清明羣工綸協從容禮讓之風達於天下固宜無前明之所為者乃聞三吳士子競倡文社各立名目此何為者耶將依附者假託以求名耶且多士亦烏

知名也以使者所聞古之名士其風尚氣節文章經
濟卓然見於天下而天下信之乃可以言名士矣今
多士之所為名何如哉不過聚浮薄少年酒食徵逐
圖一餉之樂耳目不識詩書之文口不道忠信之言
心不知長幼之節私為壇坫互相詆毀甚至戟手罵
詈不避尊親譬如聚飛蠅於溷軒角羣鼠於穴內尚
不足供識者之一哂爾多士亦何取於此也郭林宗
漢季高士不與清流劉景升三品下才亦列俊顧然

則世人是非不足相輕重多士亦審矣多士以使者
所聞身體力行名將自至所謂金精美玉不即人而
人即之亦安以求為也自今以往多士能潛修自立
者上也改趨易慮化異為公者次也否則使者必以
法繩其後矣

十二則

古人著書皆有所為即制義選本亦不苟且評隲昔
艾東鄉憂天下之陽奉孔孟陰歸佛老也於是尊程

朱闢二氏屹然以斯道自任故定待二書凡文之稍背先儒者必塗乙而標識之其用意正而立言當矣他如鄭堦陽之四十名家韓烏程之文室文在文閣陳溧陽之名家制義雖去取有法識者猶病其未醇蓋選政之難如此後之學者於聖賢指歸文家宗派槩未有聞而濫操選政至於紈袴小兒自署先生之號巧作市儈亦標叅閱之名倩學究為偽文冀他人之不識賂村童為弟子侈吾黨之有徒取舍任心何

知難易妍媸隨俗安問是非展轉相承迷誤後學政
使者之所歎息而深恨者也今除先正大家文及當
世大人先生所選外槩行禁止坊人有擅刻者必以
罪罪之

十三則

國家取士二場用表三場用策所以觀士子排偶之
文考古今通達之識也奉行既久視為具文遂有四
六不知何體策問不知何事非臨場倩人即率意妄

作以為主司點策數判無事須此不知四書經義止
試一場而表策獨試兩場其得土苴棄之乎夫排偶
之文莫工於崔蔡次則為徐庾又次則為鄭穆為眉
山悉有法度可師多士能於平日作八股時加意及
此則臨時自閒與夫渴而穿井鬪而鑄錐者相懸萬
萬也若夫策問之法於經史取之而已矣

十四則

世罕全才學有偏至有書破萬卷而拙於文詞者有

工為詩古文詞而短於舉業者但以風簷寸晷求之
其途已隘今當

右文之代閎通淹雅正切旁求江南素號才藪諸生中
有古學優長斐然述作者使者尤所敬重當於正考
之餘別出詩賦等題以占宿學果有出羣之才自當
破格超獎如不命題亦無以溷擾為也使者向有杜
韓白蘇黃陸六家詩選容授之梓人與多士訂正而
細論之

十五則

文武兩途國家並重士之慷慨自命不屑章句思欲從事於馬蹄間者固應有人而其委巷粗材未通武略以戲車扛鼎闖入其中亦不為少於是什百為羣擣菹作劇失意梧酒即手搏相向蕩然無復名教之閑詩書之氣故士子一列武生謂之異途而學使亦厭其然凡一切校閱下文生一等而先事約束之條目不與焉今使者為國家收異材拔奇士不復問所

從來文生武生脈之一體無復異同但以自古豪傑
未有不曉詩書不習禮讓而可為名將者若粗中剛
暴尚氣陵忽不惟官途不至亦且臨事無謀誤人委
任國家何取於此而隸之學校董之師儒哉昔戴若
思少無行檢陸機勸之就學遂折節自勵為晉名臣
岳飛性好野戰宗澤授之以兵法乃屈首授書為宋
賢將諸生有志功名須以古人為期循使者之教誨
而力行之慎毋以武人自豪也

江陰示諸生

舉業一道原本六經出入子史折中於仁義禮樂之說而沉潛反復於唐宋大家之文章以求合乎聖賢之旨而卓然為一家之言未有雷同襲穿蠹蝕釘而可為舉業者也使者初蒞江南頒示教條諄諄以此為言既而較試上下江各屬所至即學宮謁多士又面命其如此則使者之所尚可知矣至於鐫刻試卷所以鼓勵作者亦慮多士沉溺舊習識見未定故

特選擇其尤以示多士知使者所尚在彼不在此非
欲多士句摹而字擬之也乃者行試各屬見有剽竊
試卷敷衍成篇甚至生割其字句強摹其聲調天吳
紫鳳顛倒短褐之中冷炙殘枯雜置大官之饌無論
所剽竊者必不工也就令工矣正如既筭之糟已噉
之蔗此中安得有滋味哉夫文心之變化譬之水面
之不同人之有毛嫵西施也天下以為美者也然不
能盡如毛嫵西施之美而終不至於可憎何也以其

各有真面目在也若以己之不美而為假面以貌於西施毛嫱焉雖其盡態極妍而人反憎之况所貌者之未必西施毛嫱耶所以使者考試以來此種文字盡置劣等此在上江諸郡皆然今行及下江矣下江文筆固高而蘇松二郡又為下江之尤宜無有剽盜割裂為文字者然恐惑於聽聞謂使者真好此種藉是希合此大不可也使者所遵者六經所學者子史所盡心而用力者仁義禮樂之說唐宋大家之文至

於雷同勦襲穿壺鉅釘不啻冰炭之不相入也多士
其知之

黔墨序

昔歐陽公之論文章也其序蘇也則曰革五代之餘習
序鄭荀則曰得其是者而師之至其序曾鞏秀才則又
力詆有司之尺度不足以相天下魁壘拔出之材歐陽
公之論如此余曾持其說以校士於大江南北之間當
時試牘甫出四方觀者謂風氣一變而矯枉過正之譏

亦遂起矣夫歐陽公以文章盛名知貢舉所得皆天下士尚不免於人言况如余者其何卹焉知我罪我大抵悠悠之口亦各半耳獨吾友西浙徐子華隱目明識定不牽世俗趨舍數千里赫蹠往復房皇追賞與余說終始有合自是而後鞅掌風塵亦遂收視塞聰不欲談文章事蓋甚矣文章之難也雖然大江南北夙稱才藪士之治詩書挾筆墨而來者如入五都之市觸目琳琅美不勝收而以語於彈丸荒陬烏言椎髻之黔則又難矣

余之撫黔也兩載已來每於勸農講武之暇進多士而課之復於武鄉陽明二祠旁結茅葺屋為諸生下帷地飲之食之甲之乙之見其人聰明樸茂進退揖讓盤辟甚有儀其文刮磨時習證據經史有體而可觀也如管子遴黃子之驕李子紳周子國棟許子文魁徐子時成輩皆所稱魁壘拔岷之材振頽靡還大雅者以視大江南北實不多讓余嘗舉以示人曰黔士如是惜不令華隱見之知余於夜郎天末蠻煙瘴雨之中又輒攘臂下

車而侈談文章也歲庚午華隱奉命典試事且與余同年遜五李君偕來余乃深為黔之士幸榜發余平日所拔者一收而盡革鹿三闕之餘與先生握手大笑堂下吏左右立從旁觀之口眼眙睢正不解何謂也夫世俗之論文章者大率蕭靡浮薄積為風氣束書不觀之徒揣摩時調以求合乎有司卷舌同聲擬足並跡一望黃茅白葦作者固齷齪寡昧而有司果以齷齪寡昧之識取之無惑乎風氣日下所闕於世道人心不小況我

國家平一海寓崇尚儒術雖萬里山川無不家絃戶誦
曉然於聖賢仁義之說學問授受之原非得其人以操
取士之柄斷斷不可今得華隱操柄以衡黔士而黔士
於是乎畢出

聖天子用人之明學士大夫古處之力豈偶然哉因思
余課士於黔不過采風問俗驅車犂犂江上非操有取
士之柄者珠玉蘭茝平日在吾目中倘無人焉收之而
去斯亦已耳而今日之為黔士幸也則余與華隱之論

文章始終有合能深思其故者自得之撫今追昔大江
南北之間坐臯比擁生徒忽忽如前日事持歐陽公之
說即有譏者余亦可以無憾矣

江南武鄉試錄序

臣山左鄙儒恭膺

皇上不次之擢巡撫江南拜命之日單車到部宣諭
聖天子德意於所部吏民訖適會舉丁卯武科鄉試臣
例得主試事用是訂期入省矢志冰淵夙夜匪懈蓋為

國家掄才不敢不詳且慎也臣於是集學使錄送武生三千八百一十人於一場試馬箭二場試步箭兼試技勇三場試策論遵例額取合式者一百六十二人既撤簾合策論題目武舉姓名彙為一編臣當序如右蓋臣嘗誦詩而有感於先王取士之盛也其樂與曠則有南有嘉魚之詩其樂得曠則有南山有臺之詩其樂育才則有菁菁者莪之詩其時在位得人風雅接迹矣而兔置之詠賢材者獨稱赳赳武夫為公侯干城何歟說者

謂兔置鄙事也武夫卒伍也鄙事而知敬卒伍而好德
然後為賢才之衆多而教化之大成也古者取士之法
文武不分養之於庠序試之於澤宮教之以詩書歌誦
禮樂之大習之以獻囚執馘射御之細故其人文足以
致治武足以戡亂所謂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蓋言文也
武夫洸洸經營四方蓋言武也先王養之有素教之有
方取之有法故其盛如此後世取士之法屢易而文武
分文則取之帖經墨義武則取之戲車扛鼎此人才得

失進退之所闕不可不亟講也我

皇上創制立法遠邁三代設科取士最號得人而猶以武臣不學終為粗才詔於軍旅之暇挾冊讀書諳通經史誦習

聖諭十六條使知忠孝大節而武生之隸學宮者咸能感激自奮勉稱

上意故臣等所取士彬彬儒雅質有其文皆我

皇上涵濡長養鼓勵之所致也顧臣何人得與茲盛惟

有撰論

聖德播告遠邇相與樂其已往而勉其將來亦臣職之所宜事也臣庸陋不才曾以毛氏詩舉進士矣竊比風人之義誦兔置之三章以為得人慶可乎

貴州武鄉試錄序

歲在庚午例當舉士於鄉

國家制科之典與文並重也臣學淺識庸職司主試敢不詳慎恪恭仰副我

皇上掄才遠方至意臣惟貢士於鄉遵循舊典鼓舞人材也周禮所謂六德六行六藝升之鄉學而軍旅之事不與焉迨其後人材日廣士之治詩書挾鉛槧莫不雍容頽壁之宮周旋師儒之席而張弓挾矢赳赳洸洸者亦皆得參錯其間摩肩羅立非按籍以呼名則渾同而莫辨文武之途合也惟其合故三年大比衡文取士文事終而武事遂始文例上遣京朝官出典試事武則以撫臣主之臣之得主黔武試者榮遇也臣請言夫射矣

弧矢之制始於黃帝侯明之典見於虞書杜佑曰士之志藝以射為首馬融謂鵠在正內賈逵謂鵠在正外鄉射燕射賓射大射之不同騶虞貍首采蘋采蘋之有節僅具文已乎夫射以觀德所由興賢能選良士根本之論也詩曰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取其技之精又曰發彼小豨殪此大兕取其力之強從來技精者中必多力強者發必遠今之試士騎之中增三矢為四步之設鵠以步八十為衡職此故耳射事畢復試其生平之學所以

求全才者在是焉學之未優而貫札飲羽終非通才學之既成而說禮稱詩無忝將略鶴鵠魚麗陣法宜諳地利人和戰術必悉孫吳詳於各家之註李靖恥為章句之儒尉繚之說類乎商鞅穰苴之法沿諸司馬三略言本道德授自圯上老人六韜語多權謀傳於渭濱尚父士能淹貫羣書博通經史神明而變化之深晰學問之源流曉然忠孝之大義而後真才輩出賁路光昌試士策論之意其在斯乎臣持此以衡黔士庶幾其有當焉

夫黔士何以有今日哉黔夜郎僻土介在荒服自兵燹後蠲租賦寬徭役農勤於田賈安於肆士之以文章入彀者彬彬濟濟而武生之著籍博士者靡弗感激思奮觀光利賓故文榜得士二十人臣得武士亦如之皆由我

皇上仁漸義被綏柔涵濡之入人深也臣是以進多士而告之曰爾多士勿徒以武人自豪也爾當磨光濯色脫穎淬鋒以名節自勵以道德共淑以學問相箴規又

復厚蓄才力嫻習藝技期他日為儒將為名臣以上報
朝廷爾多士豈或忘之臣顧何人得與茲盛典亦且率
多士偕勉之而已

會試錄後序

歲丁丑例會試天下士

上命臣賜履臣英臣瑄臣雯為正副考試官臣雯山左
鄙儒自顧荒陋貳司邦禁弼教懷慙重以掄才之任報
稱滋懼受命之日橐筆以從臣之榮也恭逢盛典颺言

簡末臣竊幸焉此一役也臣之業在秦之初爰矣欣際
聖天子文明雍熙久道化成之會拔茅彙征其在今日
乎臣伏念今日之取士蓋以文章也士所操為文章止
數寸牘耳毫芒篇幅之間因華徵實鏡委討源晰蒼素
於須臾辨淄澠於指掌誠難言之臣何以無負任使敢
弗兢兢夫文章所以明經術也經術修明通達治體乃
可以謂之文章也漢世儒者專門一經立說至百餘萬
言皆列于學官領之太常各抒其平生所學以行于當

世故其為經也通而適於用後儒墨守成說經旨無異
同輦悅其文迂濶其用明經之謂何取士者亦烏從而
鑒別之然而必有道矣今夫張樂洞庭之墟必合律呂
不然金石絲竹不可以諧音也較射矍相之圃必中正
鵠不然注壙如雲不可以入彀也今日之所鑒別於多
士者依乎聖賢經傳之旨本乎仁義禮智忠孝之說運
之以唐宋大家精湛沉雄之氣發之為泰道光昌瓌竒
俊偉之觀誠制科之律呂衡材之正鵠矣取士之道端

不外是而多士之文章則拜獻之先資服官者之仁羔
介雉也顧不重哉多士登名仕版可以出帶方州入叅
蘭省功名之際必先擇術定志老成持重曉知治體者
上也卓犖清節不流欺偽者次也喜事好名乖張浮薄
者下也今觀多士之文章類能原本道德發明經學無
託於空言不入於迂濶以之用於當世必其議論通明
行能純備兼之砥礪廉隅風示官方端心向公奉職周
密以治行收實效上報

朝廷惟中惟孚出襄泰道皆於文章乎驗之則是茅茹
彙征之典行於泰交之 盛世為久而彌光也猗歟休哉

李大司徒壽序

當世士大夫祝釐道譽多拾藩耳眷鞬鞞設悅稱壽
絲竹間作酒客酣醬竭歷句章縫家言侈夸誕虛槩用
諛辭彼引洛社耆英絳縣老人此云壽考無疆黃耆鮒
背甚至有以玉筍金簡安期羨門之說進者堂上主人
無怍色堂以下賓從郎吏率橫目二足之民識者為之

扼腕抵掌掀髯獵纓而前曰壽之云乎吾不知其理也
凡齋物而論猶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且夫壽者福之
首也戛戛其難之輓近之士泆然載筆烏足以讀書論
世耶昔汾陰之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說卦余於此可以
知其理矣余同年大司徒醒齋先生當敦牂之月四日
厥惟初度蓋六十春秋矣頌長生者造門塞路先生處
之澹如尼然弗屑曰是宜用山蘊為文而壽吾也者其
詩孔碩其風肆好如尹吉甫之於仲山甫也繫惟先生

江右名族隴西著姓直幹自高淵源已遠自父司馬公
已來聲華曷爽矣先生根蟠函谷秀鍾石陽降太乙之
神下文昌之宿天地粹靈之氣獨萃于先生當其駒齒
未落豫章尚小人已目為騏驥梁棟既而深沉好書於
六經子史左國離騷嘯噤雕摻其為文章有振衣千仞
睥睨塵壒之槩洎夫際通顯為史官鏘洋

帝廷嬖姍容與石渠典誥之文落紙腕下間作聲詩含
英咀華曾為余序輟轅集於風雅一事反覆三致意焉

其校士江左也以拯時文之弊為己任是時余適入吳
先生尊酒細論曰衡文譬審樂也古樂不傳久矣萬石
之鐘靈鼉之鼓其中節奏安在作者已希賞音復寡箏
笛之耳喜聞鄭衛吾肯聽多士之靡靡乎時文與古文
無以異也今日取賈董班馬以覆醬瓿而偏嗜淳于髡
郭舍人詼諧啁笑之辭何為哉諸生挾兔園冊子不知
文章之大吾欲力追正始崇獎實學子其許之余為之
五體投地媿媿斯語幾二十年余已老而先生忽六十

矣余與先生有三同焉有五異焉庚子之秋策名權輿
此一同也大江南北臯比講學寸心千古鸞膠鳳髓此
二同也作領袖于長流之官統勾稽于度支之府此三
同也先生牽絲初仕立躋清華余濩落散吏失路無歡
此一異也先生既掌邦禁再掌邦教余乘韋在後屈宋
衙官耳此二異也先生公卿踵武簪紱連鑣余少孤蹇
嶮彈鋏歌魚此三異也先生一登揆席黃閣宰相余遂
初未賦伏櫪空嘶此四異也先生川嶽姿神金石情性

余壯不如人老將髦及聲塵寂寞幾同秋草此五異也
如是余何足以壽先生雖然四十餘年余習先生久知
先生深微余誰足以壽先生者先生之為人其度淵然
其體屹然喜不傷陽怒不傷陰遇一切蝸鳴蟻鬪如浮
雲之去來敦兮若樸曠兮若谷原于道德之旨神日全
而形日固壽之理也善乎漢陰丈人之言曰有機事者
必有機心夫機亦烏可用也鍼心鉢骨朝觚夕籌一瞬
息固有遺策處事則儼偕其言與人則藹藹其氣當前

亦自鳴得意而虛憍之態浮游之響旦暮間嗒然銷歇
所謂菌槿也如先生則松柏也尚父八十衛武九旬其
於上壽直掇之耳昔人嘗謂福猶水也德猶器也挈瓶
注水過勺焉則溢以川澤為庖汪泓渟瀟寧有涯涘乎
先生之福猶酌瀛海而注之後此進為公孤退為更老
皤皤黃髮巍然魯靈光也者而先生之子若孫翩翩韶
彥接衽而起美矣盛哉余搦管製序非有絢章世之拾
藩者當咋舌而退也

寒綠堂讀詩定本序

詩之道大矣漢魏齊梁而上休文彥和輩娛娛言之下
此唐宋元明千百年間如繁星儷天孤霞捧日曾無人
焉鱗次成書區別正變之聲釐定升降之故詩道至今
日欲求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烏可得耶雖然鍾嶸
一編皎然譏之鄭箋光銷匡頤響寂集千狐之腋以為
裘良工獨苦成章匪易世有袁豹徒委之洛下詠已矣
嘗試論之三百篇初自何來十九首抑云末矣世謂五字

昉于行露滄浪歌行起於黃娥寧戚淵明本之應璩李
陵基自屈原禪蟲井蛙之見寧有當哉唐太原公子年
少戎行堂堂摩壘或曰孫吳神授能然平陽柴氏主雜
還奴客勒兵七萬開幕府與秦王伐鼓張旗颺駭電掣
千祀下想見清渭照其軍容神堯父子動色時此蓋有
別才焉詩亦如是故其道大也予識方渙悴思涂猥局
言既無雅聲未能文矧鈍資下下夕鐙徹誦侵晨失記
迺彊廁風人之列欲抽拔妙實于冥冥乙乙之中挽來

不寸推去輒尺俯仰今昔言之傷已追惟三十餘年來
龜鬚兔角卷帙存者大致猶齊丘之于譚子郭象之於
向秀南箕北斗半出乎蠟澤梔黃是亦鞭賈之羞也吾
衰矣無復絕海鑿山雕搜寶藏重錄舊牘用代鼓吹卧
茅屋之青峰供老人之黃妳間一攘臂讀詩非陶處士
則白香山乎秋清將遊歷下亦攜繕本以行不妨與大
腹鵠尼托於屬車也癸未七月題

古歡堂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二十八

戶部侍郎田雯撰

題詞

柳州題辭

韓柳並稱韓不逮柳也顧世以深醇少之淫蛙浮響殆
聽古樂而卧乎熏班馬之香奪崔蔡之席雅健則龍門
幽峭則左國文章如柳觀止矣退之子瞻睥睨千古而
元和聖德倣淮雅二章表忠觀碑學安豐一銘服膺若

是大略可知無如造物忌才蹇嗒多故竄逐蠻荒行吟
山澤作離騷數十篇讀者悲焉猶夫屈原言愁而託之
湘君帝子蘭秀菊芳呻呻其詈詞也至於貞符傷心懲
咎掩泣雖江潭顛顛情思纏綿不是過矣以播易柳同
調深憐瘴鄉講學名流負笈亦莫可如何耳譏者云叔
文之黨坎塹生平嗟乎以實而疑孟堅以董而誤中郎
所謂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也於子厚奚損哉宜乎
神降柳州之堂廟享羅池之祀文人志士為之印天雪

涕也

昌黎題辭

退之才高數黜官屢下遷作進學解一篇由是知名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立言如是則文章可知矣是以名著德憲之朝文追西京而上漁畋書圃涵泳藝林司馬董生揚雄劉向之徒羣集腕下可不謂偉乎獨是依嫫嶺表少無師承自知讀書鉢心剝目此何故也世謂長於碑誌然盤空硬語吞吐縱橫莫不根柢

六經陵轢史漢獨碑誌云爾哉外此論宮市諫佛骨折
廷湊徙鱷魚白日秋霜風節矯矯要皆文章餘技用之
如虎耳當日李翱李漢皇甫湜樊宗師侯喜輩稱韓門
弟子各以文章自名於時而孟郊張籍從之遊掉鞅詞
席猶蘇門之黃秦晁張也雖然起衰八代後人不無微
辭焉是即退之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
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菀苓也亦甚惑矣

廬陵題辭

永叔云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數於詞章蓋兼者之
難也乾興治平間韓范富歐四公並駕永叔居座末矣
雖然宰相之重亦雜他才學士非文章不可上下千載
所關匪細嗟嗟夏蟲其語水乎哉五代餘習振革復古
永叔之評滄浪直以自况耳詞令比李翱陸贄書史敵
劉向班固長公稱為今之昌黎亦僅贊一辭矣宋初風
氣實自永叔倡之當日於梅蘇二子拳拳弗置安道一
書獎許尤至人才世故反覆三致意焉而猶迆迆致憾

於文章其議醇其論正後有作者人非永叔殆求一言之幾於道烏可得耶然而好修之士槩師廬陵所謂宋以理學而流於弱無怪乎世之工鞮悅者譏歐九不讀書也

臨川題辭

今夫黃茅白葦斥鹵彌望豈鄙其文章與抑謂其為人耶當代有姬公出焉家俎戶豆無如乃偃師之戲木偶人之赤烏文繡也高談先王援据官禮何如賈誼陸贄

之學足以揀世其誤人家國不少矣雖然文章有定評
哉陶淵明閒情一賦人讀之謂如國風好色不淫以安
石為人併其文章訾竅之非公也攷安石生平韓呂推
轂歐陽延譽文潞公薦其恬退曾子固與之深交迨後
果於自用是非弗顧亦二三君子之過耳嗟乎偽種流
傳盜名取位彼優孟之姬公鮮不為世患者第以安石
文章論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憾者也

老泉題辭

明允一蜀徼布衣晚學無師恥作儒生常談歷落欽崎
別闢實徑浸淫乎六經包括乎子史其為文章也愷切
疏通有賈董之遺焉世謂其學本申韓旨歸荀孟蓋至
和嘉祐已後政治闕失匡抹鮮聞兵制人才動闕大計
不得已為幽憂激宕之詞庶幾一遇歐陽修韓琦奏於
朝而終不召用區區文安主簿困躓以老亦足傷矣禮
書謚法後世流傳而權書遠邁尉繚衡論無慚管晏嗟
乎當日不用明允而用安石宋之所以衰也辨姦之語

半山何辭上書五篇琅琅可誦二子能讀父書而聲華
過之要亦文章之氣光銜萬丈耳明允殆諸葛景略一
流命世才也

東坡題辭

千古文人無如長公之奇者詩至李杜文如韓柳無不
可掙撻端委沿波討瀾獨至長公四照花開萬斛泉瀉
當代稱坡仙才人前身為五祖戒衲其孰能名之行乎
所當行止乎所不得不止長公自道也長公之為人青

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而屢遭貝錦軼軻畢生僭耳
之行羈愁海外磨蝎守於命宮玉樓召自陽羨亦春夢
婆所無如何矣夫山川英華所鍾落落幾人如長公當
日名賢萃集一堂游講無非勅敵又大可怪也父文公
也弟少公也師廬陵也友則孫莘老畢公叔劉貢父原
父也門下士則秦黃晁張陳李也詞賦則張子野廖明
略也書畫則米元章王晉卿文與可李公麟也他如殊
仲之曲思聰之琴楊道士之洞簫曇秀辯才了元參寥

之禪理相與周旋應接不暇而且臨川不啻寇讐程氏
素多牴牾處此亦極難耳長公嬉笑怒罵以文章搢柱
世道揭日月泣鬼神何其竒也嗟乎長公之靈赫赫天
上彼舒亶蔡京之徒媒孽不已倘一旦伏寶錄宮地下
遇奎宿奏事能無旁皇驚懼耶

潁濱題辭

子由訓承名父師事難兄文章之傳有繇來矣其間磨
光濯色獨成一家言清淑焱攸之致松風送響山半流

霞正不必如乃父之饒峭兄之雄傑也曹子桓典論所云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弓燥手柔子由文境庶幾似之年十九出鳳翔負竒譽上書太尉丞相文采炳如既而論青苗之弊恥調停之說讜言直氣又表表者矣無何筠州之監以兄詩咎之雷州之竄以黨人甚之遭時不偶於文章何與乎築室於許老投頽濱默坐終日願養榆年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蓋老泉知之蚤焉當日稱東坡為長公稱子由為少公張文潛陳無已

輩服膺尤至殆與兄齊驅無分低昂耳嗟乎以黨籍毀
灤城者政和以前數十載寂寂無人不知誦茯苓一賦
是亦館客之羞也

南豐題辭

余讀子固隆平集有深嗜焉南豐類彙半豹耳學本六
經名重元祐談禮樂掌制書非魁壘傑出之士乎當其
時崑體浸淫洛風未起廬陵倡文章之派秦楚大國狎
主齊盟子固以邾莒附庸亦矜雄長宜乎歐曾並稱聲

施後世也文有數百言者有萬餘言者鶴脰鳧脰又烏
從置喙哉為之衡量其間上比劉向下遜韓愈莫與東
坡逐鹿直追灤城後塵其旨歸於爾雅其言中乎尺度
後山之一瓣香非無謂也勇於有為吝於改過朝廷以
為然而安石亦頰首無辭江漢星斗詩篇畢露矣

漢魏晉六朝選文題辭

今之作古文者托言八家以自文其空踈大抵就兔園
冊子播弄家具已耳劉勰所謂意翻空而易奇事徵實

而難巧也八家中柳州與古動罹擯落沈酣枕藉率學
歐曾究未諳其神理安在恐廬陵南豐復生不代傖夫
受過也陸機文賦猶嫌綺語未盡而英思艷采輒目蘭
成為罪人不已惑乎自茅選一出耳濡目染以故荃薰
不馨而海畔多逐臭之夫咸池方奏而墨翟有非之之
論良可嘆也今摘錄離騷一卷兩漢一卷魏晉一卷宋
齊梁陳隋北魏後周合為一卷梁一卷梁之作者子山
孝標元禮三家為一卷余嘗謂老瞞練兒父子詞人當

時才士之盛今古莫匹至於開府涵泳情性咀嚼英華吐納珠玉之聲卷舒風雲之色尤為魁壘挺出者玄靖先生書淫好學燎麻達旦山棲辨命擅美流光若夫郊居佳句好詩彈丸德柔邀真賞于隱侯猶之中郎願授書于王粲也余於三家其陳後山之辨香乎杜甫言別裁僞體而生平著述則熟讀昭明一書顏之推於六朝人士槩以輕薄皆詆之皆非篤論世之學者無滄于空踈之說龜腸蟬腹而歌嗚嗚亦烏足以聽也

西山唱和詩題辭

鄉余官舍人及曹郎時凡七遊西山而三見諸詩篇歲
甲戌重入春明忽忽十餘年未一上翠微山脚元規塵
汙人日以方麴鄣面西向而笑無復取暢山情譬諸故
人遠別欲與之馮襟深話觴詠河梁亦烏可得耶西山
唱和詩則孚尹秋史命屐裹糧繞雷尋壑之所為作也
或退谷茅亭或卧佛松榻先選大石安熏劑於其上兩
詩人提軍持着不借穿蹋於白雲紅葉之間得句則端

奔脫衣風雨揮毫詩成則置酒相賀夫唐人唱和詩長
慶外莫善於松陵而迆迆拘于一格茶詠漁具未免卷
舌同聲是編也長篇短什飈發雲行較皮陸為尤勝大
約孚尹之詩如初日芙蓉明霞散綺秋史之詩如秋山
半遠蒼隼橫空今之作者罕有匹敵雖然余自量于西
山莫續舊遊即再理輕策恐亦才盡無詩甘讓兩詩人
讀苗次之碑往復徵僻事也

古歡堂集卷二十八